

拜經堂叢書

經義雜記第二十七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武進學堂生員臧琳玉林

僕展輪

禮記曲禮僕展輪注展輪具視釋文輪歷丁反一音領

盧云車轄頭靽也舊云車闌也正義曰舊解云輪車闌

也駕竟僕則從車輪疑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

盧氏云輪轄頭轄也續漢志注引皇氏謂輪是轄頭盧

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一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爲之

案說文車部輪車轄閒橫木从車令聲轄輪或从需司

馬相如說則輪字義當從盧解爲正據說文舊解亦得

備一義蓋馬季長說

唐月令

鄭樵六經輿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案唐書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經脩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開成石經禮記月令用明皇刊定本爲第一以曲禮爲第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禮記月令亦以

唐月令附注據鄭漁仲語知宋時國子監禮記尙用唐
改本惟私家用鄭注本耳未審何時改復

服杜解左之誤

左傳昭廿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賈逵注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

正見

義及史記集解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左尹郤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

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案史記吳大伯世家云四年王餘昧

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奉

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據此則光爲諸樊子僚爲夷昧子杜本史記是也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此用公羊說也案公羊傳襄廿九年云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則以僚爲夷昧之庶兄者本公羊傳但不及史記之可據耳又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從先君命則國宜季子如不從則我宜立何注闔廬謁之長子光是公羊亦以光爲諸樊子與史記及杜氏合服云夷昧生光非是

事若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正義曰恐已死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史記吳大

伯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案刺客列傳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

吳世家作兩公子

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

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吳世家作是無

柰我何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索隱曰母老子

弱是專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

義非允愜案光曰我爾身也乃是聞專諸之辭而深喜
 求助之言謂光身即子身光惟子是賴矣服杜用彭仲
 博說以為專諸之母老子弱誤也惟王肅義與史記合
 此條從王肅

俗本詩集傳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

見韓

詩外傳卷一今本誤改
 為息詩考載外傳不誤

俗本刪此七字案王伯厚詩考

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思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
 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既引其文即從其義故
 下云有外侮則同心禦之乃今本改云音侮刪春秋傳

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
下云奚何也乃今刪家語作奚四字而改爰爲奚案毛
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
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惟家語辯政
作奚必王肅私改以異鄭朱子不覺其非故誤從之然
雖用其義尙未改其文若如今本竟作奚使未見集傳
原本者能不致疑於朱子乎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
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俗本但作音嘉二字以及
何彼禮矣之作穠終然允臧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
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牛羊不能辰夜之作晨碩

大且篤之作實不可畏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爲朔
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冢如彼泉流之作流泉
小旻降予卿士之作于凡此余初以爲朱子之誤後考
抑同之有年獲見宋元板集傳知並俗本刪改之失也

九達謂之達

釋宮九達謂之達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釋文達本
或作馘字林云與達同詩施于中達傳達九達之道正
義曰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
云達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鄭城內
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又

春秋正義曰

隱廿一年

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

通是可驗舍人樊光孫炎之徒皆同斯說故郭氏本之

說文九部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从首辵

馗或从辵从壘釋名釋道九達曰達齊魯謂道多爲達

師此形然也又文選注

見十一又二十一又二十七

引韓詩施于中馗

薛君章句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諸儒義皆用爾雅

左傳隱十一年桓十四年及大逵莊廿八年及逵市宣

十二年至于逵路杜注皆以爲道方九軌用周禮以易

爾雅與先儒相乖劉光伯規杜以逵爲九道交出謂國

國皆有逵道其說當矣孔仲達言李巡注爾雅亦取並

軌之義

與上劉說皆見春秋正義隱十一年

單文未足證也依說文則正

作尪重文作逵韓詩作尪爲正字據釋宮釋文知爾雅亦作尪初學記載爾雅注逵一曰尪與許書合

鳥夷皮服

禹貢冀州鳥夷皮服孔傳海曲謂之鳥正義曰孔讀鳥爲鳥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爲鳥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又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集解引鄭注云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

揚州作鳥夷張守節正義同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

漢書地理志

冀州揚州皆作鳥夷師古於冀州注云此東北之夷搏
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
皆象鳥也於揚州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是可知
今書作鳥爲誤矣釋文引馬融作鳥必非原本馬氏當
與鄭王同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
是北宋孔傳尙作鳥字

大昕案後漢書度尙傳椎髻鳥語之人章懷注引書曰鳥夷卉

服今本改鳥爲鳥

說文獮字

說文犬部云獮秋田也从犬璽聲祿獮或从豕宗廟之
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

云古文禴也徐鍇本以禴為說文本字注云秋畋也从
 示爾聲獵者所以為宗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
 于俎則君不射故从示又祖禴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
 獮息淺反說文從繭或作禴从示又玉篇犬部獮思當
 息淺切秋曰獮殺也亦作禴獮同上則知秋獵字以从

犬从繭為正玉篇从璽即繭之駿文說文糸部有繭注

蠶衣也从糸从虫 虫部無璽是當以爾雅釋文為正今徐

鼎臣本从犬从璽不可從玉篇云獮亦作禴陸德明引

說文云或作禴从示知許書本有重文从示字但大徐

本既以獮為繭因改禴為禴小徐本於犬部移入示部

尙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示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犬
部祿獮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當爲禴獮或从
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而注有
誤亦未可知

用寶珪沈于河

左傳昭廿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沈直蔭反又如字案漢書五行
志中上云王子鼂呂成周之寶珪湛于河幾呂獲神助
師古注湛讀曰沈爾雅祭川曰浮沈與陸氏所見本正
合依漢志古文沈作湛顏讀爲沈是也杜注云禱河求

福與師古引爾雅義同然則沈字當有志又云甲戌津
人得之傳作諸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是時王子
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
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
也後二年子鼂犇楚而死

香合香其

曲禮記下黍曰薌合梁曰薌其釋文薌音香正義曰氣
息香大祝疏云言此梁香可祭云案說文無薌字玉篇
艸部薌許良切穀氣亦作香又荀子非相芬薌以送之
史記滑稽傳微聞薌澤義並作香則薌卽香之俗也說

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薌合薌其正

宜用此香字徐鉉新附薌字於艸部訓爲穀氣誤也

鑄堂

謹案士虞禮香合賈疏曰下曲禮云黍曰香合梁曰香箕禮記內則膳膏薌周禮庖人作膳膏香

其字

說文以爲豆莖義不合釋文云字又作箕說文箕皸也

其籀文箕經傳皆通用其爲語辭今注云其辭也知本

作香其也釋文其音基王音期期時也正義曰穀秠曰

黍秠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則合既有義其不

宜獨爲語辭且稱薌黍梁並同若其爲語辭梁無定名

矣古聲其期同王肅訓時足備一義存此以見不偏袒

於鄭氏正義采王說而不錄此條者因與鄭異耳

周禮大祝

釋文香其音基儀禮士虞禮
釋文香合本又作薌音同

孫王改讀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勿之
忘矣注則之言曾釋文以爲極亡王以極字絕句亡作
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案注義亡字當上
屬極字略讀孫叔然受學鄭之門人而如王分句誤矣
若王肅改爲忘則弗之忘更不成文理可知鄭之離經
爲最當後學所當遵守而不輕改焉者

麋牝曰麋

詩吉日麇鹿麇麇箋云麇牡曰麇案正義曰釋獸云麇